文章编号:1009-6744(2017)03-0150-07

中图分类号: U231+92

文献标志码:A

DOI:10.16097/j.cnki.1009-6744.2017.03.022

城市轨道交通多交路模式下中间折返站能力分析

垚,毛保华*,柏 赟,李竹君,陈志杰

(北京交通大学 城市交通复杂系统理论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北京 100044)

摘 要: 在城市轨道交通大小交路开行方案下,中间折返站能力为线路运输能力的关 键因素.本文分别针对中间站站前折返与站后折返,根据列车折返作业流程,分析列车在 中间站的最小间隔时间,建立列车间隔时间的计算模型;并考虑列车接发车作业与折返 调车作业之间的冲突,分析有作业干扰情形下的车站能力.案例表明:小交路列车开行比 例越高,车站的发车能力越小,但不发生作业干扰时,大小交路开行方案对车站能力的影 响较小;而在有产生作业干扰情形时,站后折返能力损失可能达30%以上,要高于站前折 返.在实际运营过程中,有必要合理安排通过列车在中间折返站的到站时间,以减少作业 干扰、避免线路能力损失.

关键词: 城市交通;城市轨道交通;车站能力;折返;列车交路;中间站

Capacity Analysis on Intermediate Turn-back Stations with Multi-routing in Urban Rail Transit

CHEN Yao, MAO Bao-hua, BAI Yun, LI Zhu-jun, CHEN Zhi-jie

(MOE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Complex Systems Theory and Technology,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, Beijing 100044, China)

In multi-routing mode of urban rail transit, the capacity of intermediate turn-back stations is a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rail line.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train turn-back,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utatio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minimum time intervals between trains at intermediate stations with station-front and station-behind turn-back, respectively.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route conflict between short-routing train and long-routing trains, its impact on station capacity is analyzed.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station capacity decreases sligh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atio of short-routing train. Route conflict may lead to the loss of the station capacity by more than 30% at station-behind turn-back station,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at station-front station. It is important to design reasonable arrival times of longrouting trains at intermediate turn-back st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oute conflict and the capacity loss.

Keywords: urban traffic; urban rail transit; station capacity; turn-back; train routing; intermediate stations

0 引 言

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,部分长距离 线路采取大小交路开行方案,如北京地铁10号线. 小交路列车需要在指定的中间站折返,而大交路 列车在中间站停站后通过.中间折返站的折返能力 与通过能力为线路运输能力的一个制约因素.北京

收稿日期:2016-12-16

修回日期:2017-02-13

录用日期:2017-02-21

基金项目: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/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(71621001-3,71390332). 作者简介:陈垚(1993-),男,江西抚州人,博士生.

*通信作者:bhmao@bitu.edu.cn

地铁10号线高峰时期最小运行间隔为135 s,中间 折返站能力决定了线路在高峰时期能否开行大小 交路.因此,中间折返站能力是编制大小交路列车 开行方案的基础.研究中间折返站能力对大小交路 开行方案与列车时刻表的编制具有重要意义.

国外学者主要针对铁路枢纽车站能力进行研 究.Powell等II提出了一种铁路终点站最大接发车 能力的解析计算方法,研究了股道布置形式对车 站能力的影响.Dessouky等[2]通过建立仿真模型评 估车站股道配置以分析枢纽车站能力.国内学者主 要针对终点站折返能力进行大量研究.李俊芳等[3]、 苗沁等鬥分析了地铁列车在终点站的折返作业过 程,并提出了折返能力计算方法.张增勇等的基于列 车牵引计算准确对比了站后单线折返与双线折返 的作业流程与折返间隔时间.陈垚等[6]考虑安全防 护区段分析了站后双折返线的折返能力.网络化开 行方案下的线路能力也备受关注.例如,李明高等四 分析了市郊铁路与地铁过轨开行下的线路通过能 力.对于多交路开行模式,徐瑞华等图利用周期分析 法从运行图角度计算了线路通过能力并分析了因 开行大小交路导致的能力损失.张国宝等四研究了 大小交路与衔接交路下的中间站折返能力,并分析 了中间站站前折返对通过能力的影响.李春雨等[10] 分析了折返作业与接发车作业干扰情形下的折返 间隔时间,并分析了干扰发生概率.既有研究对于 折返列车的作业流程与折返间隔进行了详细分析. 然而,列车折返对于后续通过列车的接发车作业 也将产生影响,折返列车与通过列车之间的间隔 时间研究相对缺乏.

为此,本文分别针对站前与站后折返方式,在 中间站折返作业流程基础上,分析列车之间的间 隔时间,建立其解析计算公式;考虑通过列车的接 发车作业对折返调车作业的影响,分析有作业干 扰情形下的中间折返站能力.

1 中间折返站能力

大小交路嵌套形式下,以大交路列车运行周期为基础的运行图形式如图1所示.中间折返站能力由一个周期内的列车间隔时间决定.由图1可知,中间折返站能力不仅受小交路列车间的折返间隔影响,同时也取决于大小交路列车间的到达与出发间隔.不失一般性,本文以大小交路列车开行比例1:2为研究对象,分析列车之间的间隔时间.影响中间折返站能力的间隔时间有,小交路列车间的间隔时间、前行小交路列车与后行大交路列车的间隔时间、以及前行大交路列车与后行小交路列车的间隔时间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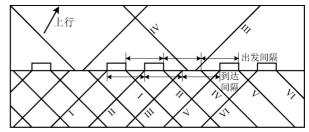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1 大小交路开行方案下运行图

Fig. 1 Train time-space diagram with multi-routing

在上行进站方向,当前行列车为大交路列车、后行列车为小交路列车时,列车在中间站折返不引起列车到达间隔时间的增长¹⁹.即,列车III、V间的最小到达间隔为车站追踪间隔时间.同理,在下行出站方向,列车II、IV间的最小出发间隔也为车站追踪间隔时间.因此,本文研究对象包括小交路列车I、II间的到达与出发间隔、列车II、III间的到达间隔,以及列车IV、V间的出发间隔.

2 站前折返作业流程

站前折返指列车在折返车站利用站前渡线进行折返作业.典型站前折返站配线如图2所示.这里以上行方向折返为例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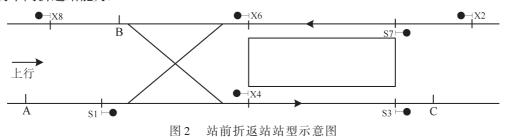


Fig. 2 Station-before turn-back station

图2中,A点为上行列车在信号机S1未开放时需要开始制动的位置.B点为道岔区轨道电路分界点,只有当列车全部通过B点后,道岔区段才能解锁.C点为上行正线轨道电路分界点.

2.1 站前折返列车间隔时间分析

在中间站,列车站前折返采用"直进侧出"的方式¹⁹.在前行列车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B后,折返列车直向进站,在上行正线停站,再侧向出站.折返列车I、II的到达间隔与出发间隔相同,其计算公式为

$$I_a^{1,2} = I_d^{1,2} = t_{\ell_{\text{H}}}^{k} + t_{\bar{\text{D}}\bar{\text{L}}} + t_{\bar{\text{D}}\bar{\text{L}}}^{h\gamma \otimes B} + t_{\ell_{\text{MH}}}^{h\gamma \otimes B} + t_{\ell_{\text{MH}}}^{h\gamma \otimes B}$$
 (1)
式中: $t_{\ell_{\text{H}}}^{k}$ 为接车进路办理时间; $t_{\bar{\text{D}}\bar{\text{L}}}^{h\gamma \otimes B}$ 为小交路列车直向进站时间; $t_{\ell_{\text{PM}}}^{h\gamma \otimes B}$ 为小交路列车在中间折返站的停站时间; $t_{\bar{\text{D}}\bar{\text{L}}}$ 为车载设备反应时间; $t_{\ell_{\text{MH}}}^{h\gamma \otimes B}$ 为小交路列车侧向出站时间.

当小交路列车II出清分界点B后,车站即可办理后行大交路列车III的接车作业.列车II、III的到达间隔时间为

对于小交路列车V,在前行大交路列车IV驶出轨道电路分界点B后可以办理折返调车进路,侧向出发,同时保证列车IV、V的出发间隔时间不能小于追踪间隔时间.由于列车V最早于列车III到达后的一个间隔时间到达,如图3所示,在列车IV驶出轨道电路分界点B时,列车V可能还未停站结束.列车V需要完成折返作业才能出发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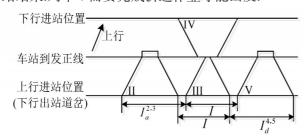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3 站前折返 I45 计算示意图

Fig. 3 Illustration of $I_d^{4.5}$ with station-before turn-back 由图 3 可推算出列车 IV、V 的出发间隔时间为

$$I_d^{4,5} = I_a^{2,3} > I \tag{3}$$

式中:1为车站追踪间隔时间.

2.2 作业干扰对列车间隔时间的影响

当折返列车与通过列车产生作业干扰时,列车间隔时间将因此而延长,造成车站能力损失.当折返列车II未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B,而通过列车IV

已经进入进站位置时,列车IV的接车进路与列车II的折返调车进路相互冲突.根据列车接发车优先原则,列车II必须在正线等候列车IV进站停车后,再办理折返调车进路.如图4所示,图中实线为实际作业过程,虚线为不考虑列车IV影响的作业过程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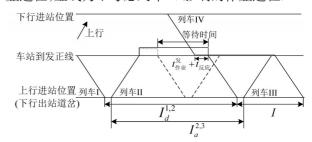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4 站前折返 I,12 计算示意图

Fig. 4 Illustration of $I_d^{1,2}$ with station–before turn–back

考虑临界情况,当折返列车II即将出清轨道 电路分界点B时,列车IV刚好到达进站位置,此时 列车II有最大的额外等待时间.列车I、II的折返出 发间隔延长时间为

$$\Delta I_d^{1,2} = t_{\text{fiji}}^{\dagger,2} + t_{\text{fij}}^{\sharp} + t_{\text{fij}}^{\sharp} + t_{\text{fij}}^{\dagger} + t_{\text{fij}}^{\dagger} + t_{\text{fij}}^{\dagger}$$
 (4)

式中: $t_{\text{id}}^{\text{XXM}}$ 为下行大交路列车直向进站时间.在该情况下,列车 II、III 的到达间隔时间也将延长,其延长时间与列车 I、II 的折返出发间隔相同.

当大交路列车IV进站过晚时,后行小交路列车V停站结束后,其与列车IV的出发间隔未达到最小追踪间隔时间,小交路列车V则需要在正线等待.考虑临界情况,当列车IV与列车V同时准备办理发车进路时,根据列车接发车优先原则,列车IV先办理发车作业,列车V的等待时间达到最大.如图5所示,列车V的等待时间为

$$\Delta D^5 = I + t_{\text{fill}}^{\dagger \hat{\nabla} \hat{\Sigma} \hat{\Sigma} \hat{\Sigma}} - t_{\text{fill}}^{\dagger \hat{\nabla} \hat{\Sigma} \hat{\Sigma}}$$
 (5)

式中: $t_{\text{id}}^{\text{TXPB}}$ 为下行大交路列车直向出站时间.列车V在正线的额外等待使其出发时刻推迟,车站发车能力产生损失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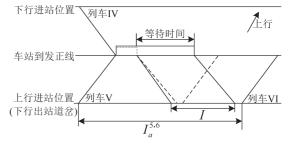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5 列车 V 等待时间计算示意图 Fig. 5 The waiting time of train V

3 站后折返作业流程

站后折返指列车在折返车站利用站后折返线

进行折返作业.以站后单折返线为例,典型站后单 折返线车站型式如图6所示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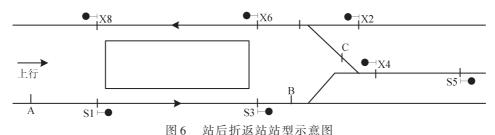


Fig. 6 Station-behind turn-back station

图 6 中, A 点为上行列车在信号机 S1 未开放时需要开始制动的位置.B 点为道岔与正线的轨道电路分界点, C 点为道岔与侧向直轨的轨道电路分界点.

3.1 站后折返列车间隔时间分析

当采用站后折返时,列车的折返过程为平行作业.站后折返可为接车、折返、发车等3个过程^[46]. 列车的接车过程由前行列车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B起开始进站,在上行正线停车,至列车全部通过B点止.列车最小接车间隔时间为

$$I_{\xi} = t_{\text{flu}}^{\xi} + t_{\text{反应}} + t_{\text{dish}}^{\text{hogh}} + t_{\text{Pish}}^{\text{hogh}} + t_{\text{Lish Lish}}$$
 (6)
式中: $t_{\text{Lish Lish}}$ 为列车从站台到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 B 的运行时间.

列车的折返过程自前行列车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C起开始进折返线,列车在折返线上进行驾驶室转换,同时办理出折返线进路,直至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C.列车最小折返间隔时间为

 $I_{\text{ff}} = t_{\text{few}}^{\text{iii}} + t_{\text{gci}} + t_{\text{ddf}} + \max(t_{\text{the}}, t_{\text{few}}^{\text{iii}}) + t_{\text{gci}} + t_{\text{ddfcc}}$ (7) 式中: $t_{\text{few}}^{\text{iii}}$ 为折返调车进路办理时间; t_{ddf} 为列车从正线到折返线的运行时间; t_{the} 为驾驶室转换时间; t_{ddfcc} 为列车从折返线到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 C的运行时间.

列车的发车过程为在前行列车出清出站信号 机 X8 后办理折返调车进路,出折返线,再在下行 正线停车,之后出发.列车最小发车间隔时间为

$$I_{\mathcal{Z}} = t_{\text{flat}}^{\text{iii}} + t_{\text{fig}} + t_{\text{flat}} + t_{\text{fight}}^{\text{hyph}} + t_{\text{flat}}^{\text{hyph}}$$
 (8)

式中: tus 为折返列车从折返线到正线的运行时间.

值得说明的是,这里的"最小间隔"为不考虑 前行列车的制约、没有出现作业等待情况下的最 小间隔.列车在实际站后折返过程中有可能需要等 待前行列车出清轨道电路后才能进行下一阶段作业.因此,列车I、II的折返出发间隔则由接车间隔、 折返间隔与发车间隔三者最大值决定.

$$I_d^{1,2} = \max\{I_{\cancel{k}}, I_{\cancel{h}}, I_{\cancel{b}}\}$$
 (9)

其中,当接车间隔大于折返间隔时,列车Ⅱ停站结束,列车I已经驶出折返线,列车II可直接驶入折返线.但当折返间隔大于接车间隔时,列车II需要在正线等待,直至列车I驶出折返线、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C,再办理进折返线的调车作业.

由于后行列车III只有在列车II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B后才可进站,因此当列车II不需要在正线等待时,列车II、III的到达间隔为 $I_{\&}$;反之,列车II需要在正线等待,列车II、III的到达间隔为 $I_{\#}$

$$I_a^{2,3} = \max\{I_{\pm x}, I_{\pm x}\} \tag{10}$$

列车IV、V间的出发间隔由列车V的发车过程决定.当列车V在列车IV出清出站信号机X8后即可以办理折返调车进路、出折返线,再停站、出发.但若列车IV驶出车站闭塞分区时,列车V还未完成折返作业,列车V则无法立即出折返线,需要完成折返过程后才能出发.列车V完成折返过程的时间受列车II、III到达间隔的约束(图3).因此,列车IV、V之间的出发间隔为

$$I_d^{4,5} = \max(I_{\#}, I_a^{2,3}) = \max\{I_{\#}, I_{\#}, I_{\#}\}$$
 (11)

3.2 作业干扰对列车间隔时间的影响

当下行大交路列车IV进站过早时,上行小交路列车II还未驶出车站闭塞分区,列车IV已经进入进站位置.列车II必须在折返线等待、让列车IV越行.此时,列车I的后行列车不再为列车II,而是列车IV.如图7所示,第1条横线对于上行小交路列车代表下行出站道盆,对于下行大交路列车代表下行进站位置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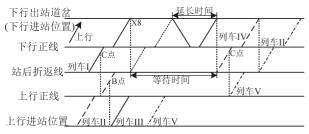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7 干扰情形下列车站后折返流程

Fig. 7 The process of station–behind turn–back with route conflict

考虑临界情况,当折返列车II即将驶出车站闭塞分区时,列车IV刚好到达进站位置,此时列车I、I、IV有最大的出发间隔时间,计算公式为

$$I_d^{1,4} = I_d^{1,2} + t_{\text{ital}}^{\pm \chi \bar{\chi} \bar{g} \bar{g}} + t_{\text{fight}}^{\pm \chi \bar{\chi} \bar{g} \bar{g}} + t_{\text{this}}^{\pm \chi \bar{\chi} \bar{g} \bar{g}}$$
 (12)

在该情形下,列车IV 驶出车站闭塞分区后,列车II即可出折返线,列车IV、II的出发间隔为

$$I_d^{4,2} = I_{t\bar{t}} \tag{13}$$

对于列车V,其到达车站时,列车II还在折返线等待.列车V在列车II出清轨道电路分界点C后,方可进折返线;列车II驶出车站闭塞分区后,列车V方可出折返线.因此,列车II、V的折返出发间隔为

$$I_d^{2,5} = \max(I_{4ir}, I_{4ir}) \tag{14}$$

对于下行大交路列车IV进站过晚的情形,如图8所示,当小交路列车V的驾驶室转换完成后,列车IV还未出清出站信号机X8,则列车V需要在站后折返线额外等待列车IV出站后再办理出折返

线作业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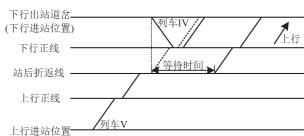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8 站后折返列车 V 等待时间计算示意图 Fig. 8 The waiting time of train V

考虑临界情况,当列车V与列车IV同时准备 进入下行正线时,列车V在折返线的额外等待时 间达到最大,列车V出发时刻延迟时间最长,其计 算公式为

$$\Delta D^{5} = t_{\text{#ds}}^{\text{T} \times \text{pB}} + t_{\text{fest}}^{\text{T} \times \text{pB}} + t_{\text{Has}}^{\text{T} \times \text{pB}} + t_{\text{few}} + t_{\text{ga}}$$
 (15)

4 算例分析

4.1 参数取值

本文选用DKZ4型列车与北京地铁某站前、站后中间折返站为研究对象,分析其折返站能力.车站技术作业时间设置如下:停站时间取30 s,进路作业办理时间取13 s,车载设备反应时间取3 s,驾驶室转换时间取12 s.站前折返站的车站追踪间隔时间/为110 s,站后折返站取100 s.

根据列车牵引特性与车站布置型式,利用列车运行计算模型^[5],计算列车在中间折返站的运行时间,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.

(s)

表 1 列车运行时间

Table 1	The	runnina	time	٥f	trains
Iable I	1110	TUITIIIIU	แบบ	UΙ	uanis

站前折返				站后折返							
路	t ^{小交路}	t ^{大交路} 直进	t 大交路	t ^{小交路}	$t_{\rm 出清B}$	$t_{ m dhir}$	$t_{$ 进折	$t_{\rm ddf}$	t 出站	t 世 进站	t _{出站}
	36	33	31	34	21	30	44	44	18	39	18

4.2 无干扰情形下的车站能力计算

基于技术作业时间与列车运行时间,根据

式(1)~式(3)与式(6)~式(11),分别计算无干扰情形下列车折返出发间隔时间,如表2所示.

表 2 折返出发间隔时间

Table 2 The departure headway between turn-back trains

列车间隔	站前折返		站后折返			
勿手門網	到达间隔	出发间隔	接车间隔	折返间隔	发车间隔	折返出发间隔
间隔时间/s	123	123	101	106	108	1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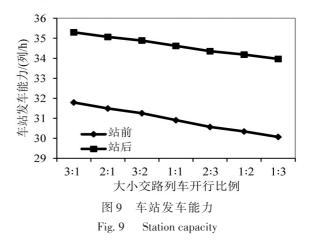
在站前折返方式下,车站的接发车能力相同, 间隔时间均为123 s,折返能力达29 列/h.而采用站 后折返方式时,列车折返时存在作业等待情形,造 成车站的接发车能力不平衡.在该站后折返站,车 站接车能力最大,列车需要在到达正线额外等待5 s 再进折返线;由于发车间隔大于折返间隔,列车在折返线上额外需要等待2 s 再出折返线.综合3个过程,站后折返站的折返能力为33 列/h.对比站前折返与站后折返能力可以发现,由于列车站后折返为平行作业,站后折返站能力要大于站前折返站.

在大小交路列车不同开行比例下,中间折返 站发车能力不同.折返站发车能力随大小交路列车 开行比例的变化规律如图9所示.

由图9可知,小交路列车开行比例越高,车站 发车能力越小.这是因为折返出发间隔时间大于车 站追踪间隔时间,车站折返能力小于通过能力.因 此,折返列车越多,车站发车能力越小.

由于车站追踪间隔与折返出发间隔比较接近,车站发车能力变化并不明显,变化范围均小于2列/h.在折返作业与接发车作业不发生干扰时,大

小交路开行方案对线路能力的影响较小.



4.3 作业干扰对车站能力的影响

考虑通过列车的接发车作业对折返作业的最大干扰,以大小交路开行比例1:2为例,计算大交路列车运行周期内的出发间隔时间,如表3所示.

表 3 列车出发间隔时间
Table 3 The departure headway between trains

	站前护	f返	站后折返		
	出发间隔时间/s 变化比例/%		出发间隔时间/s	变化比例/%	
无干扰情形	356	_	316	_	
通过列车到站过早	439	23.3	411	30.1	
通过列车到站过晚	461	29.5	419	32.6	

由表3可知,在站前折返站,当通过列车到站过早时,列车出发间隔相较于无干扰情形均增加83 s;而通过列车到站过晚时,列车出发间隔增加105 s.车站能力分别降低23.3%和29.5%.

采用站后折返方式时,由于列车折返不占用 正线,作业干扰对车站的接车能力影响较小,但对 车站的发车能力影响较大.当通过列车到站过早 时,列车作业相互干扰,通过列车越行折返列车, 列车发车间隔时间增长,车站发车能力下降 30.1%;而当通过列车到站过晚时,车站能力未被 充分利用,发车能力也将损失32.6%以上.

由此可知,由通过列车的接发车作业对折返 作业的干扰引起的折返能力损失,站后折返要大 于站前折返.而不论站前折返还是站后折返,作业 干扰对车站能力均影响显著.因此,在采用大小交 路开行方案时有必要合理安排大交路通过列车在 中间折返站的到站时间,以避免作业干扰.

5 结 论

本文分别针对中间站站前折返与站后折返,根据折返作业流程,建立了列车间隔时间的解析计算公式,计算了无作业干扰情形下的车站能力,并分析了作业干扰对车站能力的影响,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.主要研究结论如下:

- (1) 采用本文参数取值时,在无作业干扰的情形下,站后折返能力可达33 列/h,大于站前折返的29 列/h.
- (2) 由于折返出发间隔时间大于车站追踪间隔时间,小交路列车开行比例越高,车站的发车能力越小.但由于车站通过能力与折返能力比较接近,在折返作业与接发车作业不发生干扰时,大小交路开行方案对车站能力的影响较小.
- (3) 考虑通过列车的接发车作业对折返作业的最大干扰,站后折返能力损失达30%以上,要高于站前折返.作业干扰对车站能力影响显著,有必要合理安排通过列车在中间折返站的到站时间,

以避免作业干扰.

参考文献:

- [1] POWELL S, WONG H Y. A deterministic approach to evaluating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t a terminus[J].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: Policy & Practice, 2000, 34(4): 287–302.
- [2] DESSOUKY M M, LU Q, LEACHMAN R C. Using simulation modeling to assess rail track infrastructure in densely trafficked metropolitan areas[C]// Simulation Conference, 2002. Proceedings of the Winter, 2003: 725-731.
- [3] 李俊芳, 樊晓梅.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折返能力计算[J]. 铁道运输与经济, 2009, 31(5): 50-53. [LI J F, FAN X M. Turning-back capacity calculation of urban mass transit station[J]. Railway Transport and Economy, 2009, 31(5): 50-53.]
- [4] 苗沁, 周天星. 城市轨道交通折返站折返站力分析[J].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, 2010, 13(11): 57-61. [MIAO Q, ZHOU T X. Analysis of turning-back capacity at urban rail transit station[J]. Urban Mass Transit, 2010, 13(11): 57-61.]
- [5] 张增勇, 毛保华, 蒋玉琨, 等. 基于牵引计算的城市轨道交通站后折返站能力计算方法[J].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, 2013, 33(2): 450-455. [ZHANG Z Y, MAO B H, JIANG Y K, et al. Calculation method for station-end turn-back capacity of urban rail transit based on train traction[J].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, 2013, 33(2): 450-455.]

- [5] 陈垚, 毛保华, 李明高, 等. 基于安全区段的站后双折返线折返能力分析[J]. 都市快轨交通, 2014, 27(5): 55-59. [CHEN Y, MAO B H, LI M G, et al. Capacity analysis of station-behind double turn-back line with overlap[J].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, 2014, 27(5): 55-59.]
- [7] 李明高, 毛保华, 杜鹏, 等. 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 直通运营下通过能力研究[J].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, 2016, 16(1): 111-115. [LI M G, MAO B H, DU P, et al. Capacity calculation under through operation between urban rail transit and suburban railway[J].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, 2016, 16(1): 111-115.]
- [8] 徐瑞华, 陈菁菁, 杜世敏. 城轨交通多种列车交路模式 下的通过能力和车底运用研究[J]. 铁道学报, 2005, 27 (4): 6-10. [XU R H, CHEN J J, DU S M. Study on carrying capacity and use of rolling stock with multirouting in urban rail transit[J]. Journal of the China Railway Society, 2005, 27(4): 6-10.]
- [9] 张国宝, 刘明姝, 徐瑞华. 城市轨道列车在中间站折返时的通过能力适应性分析[J].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, 2005, 8(6): 31-35. [ZHANG G B, LIU M S, XU R H. Analysis on carrying capacity for URT train turn-back at wayside station[J]. Urban Mass Transit, 2005, 8(6): 31-35.]
- [10] 李春雨, 杜文, 祝晓波. 城市轨道交通中间折返站折返模式分析[J]. 都市快轨交通, 2009, 22(1): 44-47. [LI CY, DUW, ZHUXB. Analysis of reentry models on the intermediate turn-back stations of urban rail transit[J].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, 2009, 22(1): 44-47.]